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68

许仲琳小说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25

本丛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光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
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许仲琳小传·····	(1)
《封神演义》(节选) ·····	(3)
《封神演义》赏析 ·····	(109)

许仲琳小传

许仲琳（约 1567~1620），钟山人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有些学者、专家以为许仲琳仅是别人托名，《封神演义》可能另有他人所著，到底是谁，尚有争论。现将有关资料汇集如下。

梁章钜在《归田琐记》卷七中引用林樾亭的话说：从前有个读书人，在他大女儿出嫁时用尽了家财，二女儿因此很埋怨，这位读书人安慰她别耽心，后来就根据《尚书·武成篇》中“惟尔有神，尚克相予”之类的话语，敷衍成了《封神传》一书给二女儿作陪嫁。二女婿将书稿出版销售后，竟获得了很多财富。但梁章钜在他的《浪迹续谈·卷六·封神传》中说法又有差，他仍沿用林樾亭的话，说《封神传》

是明代一位饱学儒生所作，意欲与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鼎足而三。两种说法，一说作者为利，一说作者为名，大致可以肯定作者是一位比较有才华的读书人。有人认为《封神演义》系王世贞所作，说王世贞写了《金瓶梅》，被朝廷得知后，命令他将书稿献给皇上看。王世贞担心不妥，通宵达旦写了部《封神演义》，代替《金瓶梅》上呈。王世贞因疲劳过度，连头发也变白了。这些传闻因无可靠证据，不足为信。现知最早的《封神演义》版本是明代万历年间金闾舒载阳刊本，藏于日本内阁文库。书中卷二题作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”，所以很多学者认为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即为许仲琳。但这是孤证，而且许氏生平事迹均无知晓，到底他是不是作者，还很难断言。《传奇汇考》卷七《顺天时》传奇解题云：“《封神传》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，未知的否。”本世纪30年代，张政烺考订“元时”系“明时”之误。根据咸丰年间的《重修兴化县志》卷八“人物志”的记载，陆西星，字长庚，江苏兴化人，聪明过人，颇具才华。他博览群书，文章娴熟，又工于书画，能领悟性命天道之类深奥的道理，与著名文人宗臣等都以才名冠绝当时，多次参加乡试，都未能获取好成绩，于是抛弃儒服，头顶黄冠作方外游客，几次碰到高人异士，学了不少仙真秘诀，后来撰写了数十种有关仙释的书籍，并为《庄子》作注，名《南华副墨》。不少学者认为，陆西星擅长文章，又精通释道，以他的经历修养，应该是《封神演义》最合适的作者。但没有任何直接证据。可以说，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。

封神演义（节选）

苏护题反诗

纣王去女娲娘娘宫进香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在商纣王八年四月的一天，看管朝歌城午门的内臣，急匆匆地踏进王宫九间殿大门，倒地便跪下磕头。他双手高举一块书写着大字的轻帛，大声呐喊：“启奏国王，臣在午门见冀州侯苏护题了反诗一首，贴在午门墙上，不敢不报。”

随侍官接过他双手举着的轻帛，铺展在御案上，只见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：

君坏臣纲，
有败五常。
冀州苏护，
永不朝商。

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：纣王你这昏君，败坏了三纲五常这人与人标准中的君臣之纲。我冀州侯苏护要永远和你决裂，再也不来朝拜商朝啦！

在当时那种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，竟敢有人公开大骂天子，而且还把这首反诗张贴在都城的午门墙上，这个人

确实胆量不小！那么，这个并不隐姓埋名的反诗作者冀州侯苏护是个怎样的人呢？他为什么对纣王这样气愤，公然要造反？他写反诗以后招来了什么灾祸？这些还得从纣王选美人说起。

一年以前，女娲娘娘三月十五日生日，纣王率文武百官前往娘娘宫进香之后，看见了女娲丰姿翩翩，容貌娇丽，便朝思暮想，寝食俱废。想想女娲，再看看他那三宫六院的王后、嫔妃，简直粗俗得如同粪土一般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懒得跟她们接近了。女娲娘娘的美貌无时无刻不在他心头萦绕。但到哪里去寻找一个活着的女娲娘娘呢？为这件事他整天闷闷不乐。有一天，他把两位宠臣费仲和尤浑召进后宫，商量大计。

费仲转转黑眼珠，想出了主意，提高嗓门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普天之下都归大王所有，明天陛下传一道圣旨，命令四路诸侯每一镇选一百名美女送进宫来。这样，何愁大王选不出绝色佳人呢？”

纣王听了，开怀大笑：“这话正合我心意。好，明日早晨朕就颁发圣旨。”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商纣王就临朝了，先接受文武百官朝贺，随后颁发四路诸侯选送美女的圣旨。这道圣旨刚刚传下，只见一位老臣站出来跪在地上启奏。这不是别人，正是宰相商容。商容说：“国君有高尚的道德修养，老百姓才能对他尊敬，不用下命令他们也会和朝廷一心，顺从朝廷意图办事的。陛下后宫里美女不下几千人，现在又下旨选美女，恐怕要失民心哪！如今年年水灾、旱灾不断，老百姓生活够苦啦，陛下应该像古代贤君尧帝、舜帝那样仁德为怀，关心百

姓疾苦，感化天下人才对。然而，陛下现在却沉湎于酒色之中，整天游园打猎，这是君王无道、国家败亡的迹象。老臣跟随商朝君主历经三代，如今为商朝的安危和黎民百姓的生存，看到陛下要做这种伤民心、害朝廷的事，不能不说几句逆耳之言，还望陛下宽容。”

商容这长篇大套的训话，纣王听得心里早就不耐烦了。他压着心里的火气，说：“别没完没了地说了，朕这道圣旨先行就是了。”

这事儿又隔了几个月，转眼间到了纣王八年四月，四大诸侯率领着八百镇诸侯先后来到商都朝歌朝拜天子。当时，太师闻仲出征出海不在都城，大家知道纣王的宠臣费仲、尤浑把持朝政，纷纷送礼行贿，讨好他俩。诸侯里有个名叫苏护的，是冀州侯。这人生性刚正耿直，火爆脾气，向来秉公办事，不懂得拉关系，走门子。这次他来到京都，对费仲、尤浑根本没放在心上。费、尤二人清点礼物的时候，发现冀州侯苏护没送礼来，恨在心上。

举行隆重朝贺礼仪的日子到了。朝廷文武百官和八百镇诸侯在九间大殿向纣王叩拜，祝万寿无疆。宴请百官和众诸侯的场面热闹盛大，纣王看到的是一张张备献殷勤的笑脸，听到的是一片颂扬声，这时他越发感到天子的尊严、国王的神圣，心里想：“‘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。这话讲得真好哇！天下的土地、万物和所有的人都是属于我的！”他心里美滋滋的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笑咪咪向朝贺的人点头，接受他们的祝贺。但是，兴致一过，他又转而一想，既然我贵为天子，天下唯我独尊，为什么上次我要颁旨令各镇诸侯选送百名美女的事却行不通呢？他皱了皱眉头，心

里像压了块石头，没好气地令欢宴的众臣退下，来到后殿，把费仲、尤浑叫到跟前来，问道：“上回降旨命各路诸侯进献美女的事，被商容这老头子阻止了。现在趁着四镇诸侯都在这里，明天把他们召进宫来当面讲讲，让他们回去选了美女送来，省得他们徒劳往返再来一趟了，你们看如何？”

费仲委婉地阻止说：“上次宣旨民间选美女，宰相当场出来劝阻，陛下您也接受了。为此，您的美德被天下臣民交口称颂。今天，如果陛下又下令让四路诸侯选送美女来，那您就会在臣民中丧失威望，人们会说陛下出尔反尔。依我看，您不能这么办。”费仲稍停了一会儿，压低了嗓音，诡秘地说：“最近，我打听冀州侯苏护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听说长得天仙一般，而且性情娴静温淑，如果能把她选进宫来，随侍在陛下左右，既不扰人耳目，又不惊天下百姓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听费仲这么一说，纣王满心欢喜，激动地说：“你的主意再好不过了！”于是，命侍御官马上传旨：“宣冀州侯苏护进殿商议国政大事！”

苏护兴冲冲地由驿馆向王宫走去。一路上，他盘算着、猜测着，不知道国王到底要和他商议什么国政大事。苏护跟着传令官进了王宫，来到龙德殿朝见天子。纣王单独接见了。苏护行大礼完毕，跪在那里，低着头，细听国王的圣旨。

纣王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朕听说你有一个温柔贤惠、举止适度的美丽的女儿，是不是？现在，我想把她选进后宫里来陪伴我。这样，你也就是皇亲国戚了，吃、穿、用都有朝廷奉禄供养，官位嘛，让你永镇冀州，坐享安康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听了纣王这些话，苏护感到脑袋都炸开了，怎么也没想到纣王宣旨要和他商谈的国政大事，是命他送女儿进宫。他

稍镇静了一下，肃然回答道：“陛下，您后宫里上有后妃，下有美女，不下几千人，一个个妖冶妩媚，难道您还不满足？陛下现在又要选美人进宫，这是听信了小人之言，让您做不仁不义的事情。……我是有个女儿，可她只是一般的粗俗女子，又不懂得礼节，怎么能进王宫来侍奉国君呢？我乞望陛下把心思用在国家大事上，立即杀掉这个进谗言的小人，让天下和后世都知道您贤明崇高、从谏如流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国人说您是一个好女色的国君哪！”

纣王听了哈哈大笑：“你真不识大体。自古以来，谁不愿意嫁女高攀门楣？何况你女儿做了后妃，就会和天子一样尊贵呢！你别糊涂啦，快快定吧！”

苏护抬起头来，满脸怒气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做国君的如果能注重品德修养，又能勤于国家政事，万民百姓才会心悦诚服。像上个朝代的最后君主夏桀，就是因为迷恋酒色而亡国的。商朝的历代君主，都不近女色，对朝政克勤克俭，对臣民宽大厚道，这样才使国家繁荣昌盛，万民安居乐业。如今，陛下不学祖宗的美德，反而效法夏桀，强行选美女进宫，依臣看来，这是国家走向灭亡的征兆，商朝六百年的基业岂不要毁于陛下之手！……”苏护越说越激动，一时竟然忘记了他是和一国之主商朝纣王在说话。

纣王截断他的话，大声吼道：“放肆！作为当朝臣民，难道不懂得国法？自古以来，国王至尊无上，国王叫你来，你就不能迟疑；国王叫你死，你也不能违抗。何况，这只是选你的女儿做后妃呢！今天，你竟敢不遵圣旨，还当面教训朕。把我和夏朝亡国之君夏桀相提并论，还有比这不尊敬天子吗？来人，推出午门，斩首！”

左右侍从一拥而上，把苏护拿下。

正在这时，费仲、尤浑二人走进来，跪在地上启奏：“请陛下饶苏护死罪。苏护忤旨本该问斩。不过，如果因为选诸侯女儿为后妃诸侯不从命而被杀，传扬出去，让天下人知道了，陛下就会背上轻贤才、重女色的恶名。倒不如赦他无罪，放他回他的诸侯国冀州去。这样，他一定会感激陛下不杀之恩，又会把女儿乖乖地送进宫来侍奉国王，岂不更好！”

纣王脸上的阴云慢慢散开了些，思索片刻，便说：“那就按你说的办吧！马上赦罪，令他回去，不得在朝歌久留。”

圣旨一下，迅如烽火，传令官立即催逼苏护出城，不容他少许停留。

苏护来到驿馆，众家将们都围上来询问圣上召将军进朝商议什么国政大事。苏护气得脸色发青，浑身发抖，大骂：“无道的昏君！”接着就把昏君要他女儿进宫做妃子，他如何直言谏诤，怎样惹怒了昏君要把他推出午门正法，以及费、尤二贼子怎样上奏昏君赦他回来等前后经过，一五一十地向众家将讲述了一遍。众家将个个义愤填膺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常言道：‘君不正则臣投外国。’现在主上轻贤重色，眼看着朝纲混乱，我们打出反朝歌的旗号，自守一国吧！这样，上可以保住祖宗领地，下可以保住身家性命。”

苏护正在盛怒之下，加上众家将的鼓动，不由得更加冲动起来，大声说：“大丈夫不能做不明不白的事。”于是，对左右侍从喊道：“去取文房四宝来！我要题首诗贴在午门墙上，以表示反商的决心，再也不朝拜纣王向他称臣了。”说完，他提笔写了那首十六字的反诗，并派手下人贴在了午门墙上。

纣王接过苏护写的反诗，气得七窍冒烟，怒声骂道：“大

胆贼子，竟敢如此无礼！朕体量上天怜惜生灵之德，不杀这个鼠贼，敕令他归国，他反倒在午门上写反诗辱骂朝廷，罪在不赦！”于是，朝廷内臣和四大诸侯，经过一番商议，决定派西伯侯姬昌、北伯侯崇侯虎发兵往冀州擒拿苏护。由于姬昌需要先回领地西岐领兵。而冀州本来就属于北伯侯管辖，崇侯虎就先带着五万人马前往冀州对苏护围剿去了。

妲己害人

纣王命人烧毁云中子送来的镇妖宝剑的事，很快在宫廷内外传扬开了。三朝元老杜元铣，是个专管看天象的太师。云中子说宫中有妖气冲天，这话是真是假呢？他想用天象来验证一下。一天夜里，杜元铣来到司天台仔细观察，果然看到妖气旋绕宫廷周围，而且越冲越高。他暗想：“云中子说得很准。他在遥远的终南山都能观看到妖气冲上皇宫上空，可见妖孽来势不小。这定是商王朝的不祥之兆哇！怪不得近来天子只顾朝欢暮乐，不理朝纲，这样下去商朝就要面临倾危了。我受先帝重恩，哪能坐视不管呢？”于是，他当夜写成一封奏章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文书房，看见商容正在那里，便上前施礼，递上奏章，说明来意：“今天呈奏本章力谏天子，绝不是我杜元铣想借此钓誉沽名，实在是要为国家治乱，尽臣子的责任呀。敢劳老相国将此本转达天庭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商容听说杜太师看天象见有妖气旋绕宫廷，大为吃惊，便道：“太师有这么重要的奏章，老夫哪有不转达之理！只是，这些日子天子总不到御殿来上朝，很难向他当面转达。今天，老夫特意进内庭去见驾，把你的奏章献上。”

杜元铨很感激商容鼎力相助，就按商容吩咐，在文书房等候回音。

商容进入九间大殿，过龙德殿、显庆殿、嘉善殿，再过分宫楼，正要奔寿仙宫去。奉御官迎上前去：“老相国，寿仙宫乃是天子的寝室，外臣是不能到这儿来的。”

“这我会不知道？只是，我有要紧事要见纣王，请你给我禀奏一声，我在这里候旨。”

纣王听完奉御官禀奏，说：“商容有什么事进内宫来见朕呢？一定是有非常紧急的奏章。他虽然是外官，却是三世的老臣，可以让他进来见朕。”

奉御官转达了圣上旨意，把商容领到寿仙宫前。商容走到台阶前俯伏在地叩头，口称“陛下万岁”。

纣王坐在几案一侧，抬起头来问：“相国有什么紧急的奏章，特意进后宫来见朕？”

商容启奏：“执掌司天台的首官杜元铨，昨天夜里观看天象，见有妖气笼罩宫阙，看来灾殃就要发生了。杜元铨乃三代老臣，是辅佐陛下多年的得力臣子，不忍心不管。况且陛下整天端坐深宫，不理朝政，文武百官为此日夜忧虑。今日，老臣不顾受斧钺诛杀之刑，前来冒犯天威，将这封奏章献上，乞望陛下准奏除妖。”

纣王接过奏本放在几案上，仔细看了一遍。他歪着头思索起来：“这奏章里讲除妖，又规劝我勤政，看来都是为国家着想。只是，前几天云中子进木剑除妖，把苏美人吓得险些丧命，烧了木剑才转危为安。托上天保佑，总算平安无事了。可今天，杜元铨这封奏章里又谈妖气笼罩宫阙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没了主意，回头问姐己：“杜元铨上书，又提妖气侵扰

宫闱的事，你看如何是好？”

姐已走到纣王面前跪下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前几天云中子捏造妖言，蒙蔽圣上；今天，杜元铣又借题发挥，可见他们结党感众，扰乱民心。百姓一听到他们这些妖言，哪能不惊慌呢？归根到底都是出自这些无稽之谈！以贱妾之见，凡妖言惑众者，格杀无赦！”

纣王听完姐已侃侃而谈，极力称赞：“美人讲得对极了！”接着说：“传朕旨意：把杜元铣拉出午门枭首示众，以戒妖言！”

商容急忙劝阻：“陛下，使不得呀！杜元铣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，披肝沥胆。今天，他献书呈奏，无非是怀报主之恩，思酬君之德。何况观天象、验吉凶是他的职责，假如他看到了宫廷上空有妖气而不上奏，恐怕也会受到文武百官的责备。今天，如果因为他直接了当地向国王劝谏，陛下反而对他处以死刑，文武百官会对杜元铣无辜受戮愤愤不平的。望陛下念他一片忠心，赦他无罪吧！”

纣王早听得厌烦了，上前阻止道：“老相国你不知道，假如不斩杜元铣，妖言永远不会停止，以至老百姓被闹得人心惶惶，国家总也不会安宁的。”说完，便命奉御官把商容送出宫去了。

上大夫梅伯得知杜元铣因为直言上书，而治枭首示众之罪，气得烈火烧胸。他找到宰相商容，硬拉着他一起去见纣王，要为杜元铣保奏。他们过大殿，径直向内庭走去。梅伯是外官，他们走到寿仙宫门前，便俯伏在石阶下。奉御官进到宫里启奏：“商容、梅伯候旨！”

纣王说：“商容是受先帝托孤的重臣，他进内宫可以免罪。但是，梅伯擅自闯入内宫，按国法是犯死罪的！”他满脸怒气

地即令传旨：“宣商容、梅伯进宫！”

商容在前，梅伯在后，进到内宫来，俯伏在地。

纣王问：“二卿有什么奏章呀？”

梅伯答道：“陛下，臣梅伯奏疏：太师杜元铣因为什么事犯了国法，至于赐死？”

纣王一听，原来是为杜元铣请命的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稍停了一下，说：“为什么对他赐死？杜元铣与方士（古代对从事求仙、炼丹人的称呼）云中子合伙通谋，捏造谣言，迷惑军民，扰乱朝政，污蔑朝廷。他身为朝廷大臣，不思报国酬恩，反而诈称有妖魅，蒙主欺君，律法当诛！朕除奸剿佞不算过分吧？”

梅伯听到这里，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启奏：“臣听说从前贤君尧治理天下，既顺应天意又顺应民心，总是虚心听取文官、武将的建议，每天都按时上朝和大臣们共同谈论安民治国的办法。尧君从来不听谗言，不近女色，和天下百姓共享太平、欢乐。但现在陛下已有半年不去上朝，整天在后宫享乐，饮酒设宴，不理朝政，又不容许臣等进谏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古语说得好：‘臣正君邪，国患难治。’杜元铣乃是治世之忠良。假如陛下斩了杜元铣，这就伤害了支撑国家大业的栋梁！臣乞望主公赦免杜元铣的残生余年，文武官员都会感激圣君之大恩大德的。”

纣王听完梅伯这一番话，决心已定。他厉声说：“梅伯，你真是不打自招！原来你与杜元铣是同党！今天你违法进宫，不分内外，本当和杜元铣同样枭首示众。只因为你过去侍奉朕有功，姑且免你死罪。但要削去你上大夫官职，永远为民！”

梅伯气得瑟瑟发抖，厉声大骂道：“你这昏君！只听姐己

之言，而失君臣之义。你杀的哪里是杜元铣，实在杀的是朝歌千千万万的商朝百姓！今天，你又罢免我梅伯的官职，我一个人轻如灰尘，只是不忍心看到成汤建立起来的数百年商朝基业，就要丧失在你这昏君之手！现在，闻太师率师北征，朝廷里一片混乱。你整天和妲己在深宫荒淫无度地过日子，眼看着天下就要大乱了，臣没脸面到黄泉之下去见先帝了……”

纣王对奉御官大喊道：“把梅伯拿下去，用金瓜（古代的一种武器，棒的顶端像瓜形，金色）击顶打死！”

左右一齐拥上前来，把梅伯捆绑了推了出去。妲己摆动着腰肢走过来：“妾有禀奏。”

纣王满脸堆笑地询问：“美人有何事奏朕呀？”

“陛下：臣子立殿张眉竖目地辱骂国君，是大逆不道、乱伦反常的大罪，不是只把他处死就可以抵罪的。陛下可以先把梅伯关进监牢里去，等妾给他制成一种刑具，再治他死罪。这样，像那个叫杜元铣的狡臣胡说什么王宫里有妖精之类的邪言怪论，也就会永远根除了。”

纣王不知道宠姬要提出什么新招儿来，感到很奇怪，但他对妲己早已言听计从，便急命奉御官传旨：“将梅伯关进监牢，先不要用金瓜把他击死。”然后转过身问妲己：“美人要制一种什么刑具呀？”

妲己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制的这种刑具，要两丈高，圆周八尺长，上、中、下开三个火门。用铜造成，像个空心大铜柱子似的，里边用炭火烧红。把那些妖言惑众的，利口侮君的，不守法度的，闲着没事随便上谏章的，还有其他违法的，都要先剥掉他们的衣服，用铁链子把他们缠在铜柱子上，炮

烙他们的四肢筋骨，转眼之间，他们就会烟尽骨消。这种刑具的名称叫做‘炮烙’。假如没有这种酷刑，那些奸猾之臣，沽名钓誉之辈，对陛下是不知道惧怕的，那您怎能治理天下呢？”

“妙！妙！美人设计的刑具，可真尽善尽美呀！”纣王笑逐颜开地连连称奇叫好，即命传旨：“将杜元铣枭首示众，以戒妖言！梅伯囚禁监牢，听候治罪！”又传旨意，按照妲己的设计，照样制造炮烙刑具，限几天之内快速完成。

商容在一旁看着纣王肆行无道，由着妲己的意儿制造炮烙之刑，长叹一声，心里说：“看来商朝的天下就要完啦！从成汤建商以后，各代天子都小心翼翼地治理朝政，承蒙上天保佑维系到今天。谁会想到王位传到当今的天子，他竟这样胡作非为？眼看七庙不能守，社稷就要变成废墟了。我怎么能忍心看着国家灭亡呢！”于是，他俯伏在地启奏：“臣启陛下：现在天下大事已定，国家万事安宁。老臣衰老得不中用了。再也不能胜任宰相重任。看在老臣侍奉过三代君主的情分上，放臣回归田野，安度残年吧！”

纣王见商容不想再居相位，要求辞官回乡，不由得内心欢喜，假惺惺地安慰了几句：“卿虽然已入暮年，但还精神矍铄。卿在朝廷里殷勤劳苦了这么多年，我是不忍心让你走的。只是卿苦苦要求回老家享清福，我也不好再挽留你了。”于是，命随侍官：“传朕旨意：点两名文官，送宰相荣归故里。并且吩咐本地的地方官随时问候、照料。”

商容连连叩头谢恩，走出王宫。

商容辞政荣归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在百官中传开。官员们都到他府上来看望。商容走的那天，见文武百官早在长